

歷史與空間

■文：安立志

春秀安山寺

安山寺在泗水縣泗張鎮境內，從泉林互通立交下日東（日照至東明）高速，沿244省道北行，過宋家溝不遠，安山寺位於公路西側。

從未到泗水開會或調研，竟然不知泗水是如此一塊鍾靈毓秀之地。清朝順治年間的《泗水縣志》如此概括泗水的地位優勢：「東望龜臺，西瞻闕里，南峙尼防，北拱泰岱。」可謂物華天寶，人傑地靈。誌書稱，泗水有十景，而「安山春秀」即為其一，因「潤岫環列，群峰雄峙，清流滌潤，喬木森映，四景皆宜，芳春尤勝，故曰安山春秀」。明代泗水知縣張祚，似乎是一個對文化建設和生態環境頗為重視的地方官員，他在任內曾專門創作泗水十景詩，其中的「安山春秀」云：「鳧嶂龜臺魯望存，安峰靈秀勢相吞。春深列岫堪圖畫，還似群賢萃孔門。」我此次造訪安山寺，恰在四月上旬，正是鶯飛草長、春意盎然、安山春秀的季節。

安山寺坐落於群山環抱之中，西北距泗水縣城十五公里。安山寺原名安山湧泉寺，因東側有湧泉寺而得名。

據說，該寺建於唐貞觀二十三年（公元649年），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駕崩的那一年，曾為東魯佛教聖地。當年的安山寺，其規模之宏大，殿宇之壯觀，可以想像。畢竟年代久遠，難免毀圮，明清之際曾三次重修。安山寺的主體建築主要毀於「文革」時期，一度曾為縣林場基地。由於原有碑石難覓，安山寺究竟何年、何人、因何而建，居然成謎。在我看來，安山寺頗有小事張揚，行事低調的風格，偌大的千年古寺，坐落道旁，極少為外人所知，外牆只是通常的佛家黃色。車行此處，一掠而過，往往不加留意，我也是調頭返回進入寺院的。

安山寺前有一人工湖，碧波蕩漾，新柳搖曳。湖邊有一不寬的車道，進去後，右轉而右轉，兩排幽穆直立的側柏，中間的通道遙對山門，這就是安山寺了。安山寺現存建築主要是改革開放後重建的，由山門、天王殿、大雄寶殿、東西配房所組成。在我寫作此文時，有報道稱，該寺佛塔今年九月順利竣工。作為安山寺的組成部分，省道以東，安山之陽，崖壁上有石洞五窟，洞內塑有十八羅漢，名曰羅漢洞。聽說山路難行，加之時間倉卒，沒有前往拜謁。但在寺院裡瀏覽時，偶見一截斷碑，上刻明人尤應魯《過安山石洞》詩：「誰將巧匠斫雲根，壁立千尋闢五門。碎月江珍空洞裡，紅塵隔斷一乾坤。」說的就是安山石洞的故事。安山寺位處谷底，抬眼環顧四周（碑文殘缺，全文是查《泗水縣志》所補），但見群山壁立，層巒疊嶂，煙嵐蒼茫，黛翠蔥郁，彷彿置身山水畫屏，猶如步入世外桃源。

安山寺內部規模不大，環境清幽，靜謐，蓮花池中的嫩荷，放生池中的游魚，粉紅的櫻花，翠綠的松柏，環列的春山，晶瑩的泉水，滿谷的繁花，翻飛的蜂蝶，輕鬆的遊人，虔誠的香客，在在說明這是一處宗教清境、旅遊勝地。我非佛教中人，對該寺的宗教佈局一知半解，只是感到該寺供奉的神祇不好理解。前面的天王殿供奉彌勒佛，兩側是四大天王；後面的大雄寶殿供奉釋迦牟尼佛，兩側則是文殊、普賢二位菩薩。有意思的是中間一座院落，供奉的神像似乎越出了佛教的範圍，祖師殿的達摩，藥師殿的藥師，都是本教尊

者，這好解釋。而伽藍殿中的關羽，華佗殿裡的華佗，兩位三國人物為何供在這裡，我就說不清楚了。

安山寺引人入勝之處，是寺院裡兩株古老的銀杏樹。穿過山門，巨大的樹冠迎面而來，挺拔聳立，仰之彌高；蔽日遮雲，望之彌廣，心靈上頓生震撼之感。初春的季節，嫩綠的葉子，青翠欲滴，又使人感到清爽和親切。兩株銀杏樹，一雄一雌，當地人稱為「夫妻樹」。西側為雄樹，樹高21.5米，胸圍7.9米，樹冠400平方米。東側為雌樹，樹高17.5米，同根兩幹，北幹胸圍2.19米，南幹胸圍1.19米，樹冠260平方米。歲月風霜，時光雷電，兩樹依然亭亭如蓋，鬱鬱蔥蔥。兩樹樹齡，說法不一。關於雄樹，有稱1700年的（2012年3月30日《中國旅遊報》），有稱2500年的（2013年11月17日CCTV4《中國古樹——孔子手植銀杏》）。雄樹下有一石碑，確有「孔子手植樹」幾個紅字。傳說此樹是孔子周遊列國時所植，比寺廟本身的歷史還要長。而那株雌樹的樹齡，說法就更多了，500年、700年、800年的都有。兩株銀杏，雖稱「夫妻樹」，但年齡懸殊，可謂「老夫少妻」。

讓人不可理解的是，CCTV4拍攝《中國古樹》專題片，何以選擇安山寺的銀杏樹。這株古老的雄樹，資料均稱是「天下第三銀杏」。中國古人口中、筆下的「天下」，是個很不確定的概念，「天下」當然不是「全球」，甚至連「全國」都不是。然而，號稱「天下」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名列三甲的銀杏樹，都在山東境內，一是莒縣浮來山的「天下銀杏第一樹」（樹齡3500多年），二是新泰白馬山的「天下銀杏第二樹」（樹齡2800多年），不知何故，央視居然選了「老三」。另外，專題片在介紹該樹胸圍時，關於「七摟八拊一媳婦」的傳說，在前兩株古樹所在地，都有此種說法，不知著作權究竟誰屬。

這雙「夫妻樹」，曾有一個美麗傳說。玉皇大帝御前有一對執扇的金童玉女，因羨慕人間男耕女織、夫妻恩愛的生活，如同七仙女一樣，偷偷下凡，定居在山清水秀的安山寺，化作雌雄銀杏，朝夕相守，寒暑相伴。玉帝認為二人違反天條，有辱天庭，遂派雷公電母來到安山寺，電擊雄樹，焚毀雌樹，把玉女真身押回天庭。失去自由的玉女思念金童，整日以淚洗面。金童守在安山寺，焚焚子立，思念着玉女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身上長滿了青苔。

太白金星慈心仁厚，趁看守不備，救出玉女，秘密送回安山寺。玉帝雖知此事，也為玉女金童的真情所動，佯作不知，不予追究。雌樹原址很快長出一株新的銀杏，這就是玉女。金童與玉女團聚後，青春煥發，枯枝發芽，容顏新生。金童處處呵護玉女，用巨大的身軀為其遮風避雨。他們相依相伴，不離不棄，覽安山春色，聽湧泉流水，深受人間的仰慕和讚譽。千百年來，「夫妻樹」忠貞不渝的愛情被人們廣為流傳。無數青年男女來到銀杏樹下，憧憬真愛，海誓山盟，繫紅絲帶，掛連心鎖，把銀杏樹作為愛的見證。



■安山寺。

網上圖片

豆棚閒話

■文：青 絲

閹雞

同學在鄉下承包了一片果園，於園子裡放養了許多雞，有一天我前往作客，正好看到他在打電話，叫人上門來閹雞。我在一旁好奇地問，現在還有從事閹雞的人？同學說，有，他們事先留有名片，可以預約上門服務，閹一隻雞收兩塊錢，只要一個電話，召之即來。原來城市中早已絕跡了的閹雞人，已經移身鄉村，而且招徠生意的方式也是與時俱進，不再是過去那樣沿街吆喝的兜攬了。

在過去，許多家庭都利用家中的空地養雞，到了年節，把雞宰了，全家打一次牙祭，是很常見的生活模式。閹雞是對剛成年小公雞實施的「去勢」手術。因公雞生性好鬥，又性喜「拈花惹草」，每天左飛右跳，把精力都消耗掉了，肉就長得很慢，餵養周期被延長。經過閹割，斷絕了妄念的公雞，性情變得溫順，清心寡慾，不再四處惹是生非，集中精力長出來的肉，質嫩鮮美，為知味者所推崇。故在以前，有專門從事此業之人遊走於市井各地，沿街吆喝，為人閹雞。

我還很小的時候，有個鬚髮全白、滿臉皺紋的老頭經常在我家附近一帶閹雞，我們叫他「閹雞佬」，常跟在他後頭看熱鬧。有人要閹雞，老頭就坐在隨身攜帶的一張小馬扎上，從帆布書包裡掏出一個腰形的鋁盒子，裡邊放着閹雞的應用器具。家主把要閹的公雞捉出來，老頭手法非常嫺熟地把雞頭往旁邊一擰，雞

頭就被夾在了翅膀下面，再用一隻腳踩住雞翅膀，一隻腳踩住雞爪子，公雞雖然動彈不得，想要叫喚都叫不出聲，只有乾瞪眼的份。

接下來，老頭在雞胸脯上拔掉一些毛，用一把又薄又利的手術刀劃開一個小口子，以一個特製的擴張器把小口固定住，用一個帶着棕線的铁鉤伸進去，來回地拉扯幾下，接下來用一柄細長的不銹鋼匙，把「公雞蛋」舀出來。做完這一切，老頭扳開雞喙，往裡灌幾滴水，再往傷口上塗抹少許從鍋底取下的黑煙灰，然後放開已是委頓不堪的公雞。從此，這就是一只無旁騖、脫離了低級趣味的公雞了。

最令我們感到新奇的是接下來發生的事情。老頭一邊笑瞇瞇地接過酬勞，一邊從帆布書包裡掏出一個小酒瓶，拔開軟木塞，先淺呷一小口，然後把剛剛割下來、尚帶有公雞體溫的「公雞蛋」吞入肚中，又再猛灌兩口烈酒佐送，臉上的表情呈無限陶醉狀。看得目瞪口呆的我們每每會問，是甚麼味道？老頭總是不正面回答，只是說，很補的東西，等你們長大就知道了。

後來我在菜市場上偶然看到有「公雞蛋」賣，為了破解童年時期留下來的懸疑，特地買來一嚐，卻無特別的感覺。而在一些高檔酒樓裡，「公雞蛋」也是一道滋補名菜。但是，閹雞這個古老的行業，卻已在城市進化的浪潮中，無處尋覓了。

詩意偶拾

■文：俞慧軍

生命之歌

當亞當小心翼翼踩響
太陽系中那根靈性的生命之弦
人類便顫巍巍
衝破襁褓迎來日出
而諾亞方舟的纜繩
始終情繫星辰日月
情繫泱泱黎民
懷揣季節二十四個慷慨的饋贈
履諾三百六十五個美麗的約定
祈禱與太陽同軌共頻的
每一個鮮活的生命
和生命中創造的每一次輝煌
於是便產生了敬畏生命 感知生命
栽培生命 熱愛生命的耆者箴言
於是便鍛造出
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
關於生命意義的警世詮釋

亦可聞

天山羊

欣逢羊年，忽然想到了許多有關羊的話題，想着想着，形象漸漸集中到了廣袤的天山草原，想到了那裡漫山遍野的羊群。

車行天山，放目眺望，群山連綿、遠處雪峰聳峙，近處草原豐美。高山和草原上灑落着一群群的牛羊、還有駿馬和駱駝，藍天白雲下，牠們或低頭吃草，或仰首擺尾，皆悠閒自得。牠們是高山和草原的主人，其中尤以羊群最多，也最為顯眼，哪個草地都有其足跡，哪個陡峭的山坡上都有其身影，點點簇簇，斑斑駁駁，閃閃爍爍，給草原以生氣、給大山以靈動。

我油然想起了那首著名的《牧歌》：「藍藍的天空飄着白雲，白雲的下面蓋着雪白的羊群。羊群好像是斑斑的白銀，灑在草原上多麼愛煞人。」那首初中時學唱的歌曲一直到了花甲之年，才真正領悟了它的妙諦，這是第一次來到高山草原後的領悟，那高山草原的羊群啊，真像白銀一樣珍貴、可愛。同行的S君即興對羊群作了另一妙喻，他說山坡上的羊群像極燒餅上斑斑點點的芝麻，白羊像白芝麻，黑羊像黑芝麻，咖啡色的羊則像是烤糊了的白芝麻。經他一說，再細看，果真是像，已屆初秋季節，山坡的草已趨趨黃，那坡面黃燦燦的就有些燒餅的模樣，雜色斑斕的羊群星星點點，一如撒下的芝麻一般。應該說，「芝麻」比之「白銀」更形象有趣。要不然，黑羊和咖啡色的羊作何比喻？草原和山坡上多的是咖啡色羊，皆非常的肥碩，為江南所罕見，以「烤糊的芝麻」喻之是再貼切不過的了。我評價說，這個比喻俗則俗，卻俗得可愛，俗中見雅。

本地的導遊小張姑娘對天山之羊也有非常精彩的描述，她說她們那兒的羊吃的是中草藥，喝的是礦泉水，走的是黃金路，拉的是六味地黃丸，尿的是太太口服液，所以是天下最珍貴的羊。叩其所以，她解釋說，天山地區盛產中草藥材，多數雜在牧草之中，水源為雪山所化或山中泉眼所湧，不亞於人們所飲之礦泉水，至於黃金路，指的是天山許多地方都埋着金礦，這樣生活環境中的羊不拉撒六味地黃丸和太太口服液才怪呢。語出調侃，令人忍俊不禁，卻也調侃出了些道理，那就是說，天山羊不近半點污染，是純天然之物，在眼下環境污染鋪天蓋地的情勢下，殊為難得。

天山的牧民是很以此為豪的，那裡的穆斯林都以聖潔的牛羊自豪，他們食於斯、衣於斯、寢於斯、以至於居於斯，渡於斯，一一



■天山草原。

網上圖片

過去，草原上多的是羊皮氈房，黃河邊的渡河筏子也是羊皮做的。人們對羊的依賴已到了無以復加的田地，在天山天池邊，大清空早，我看到幾個賣野果的女人正大大咧咧啃着羊骨，一位美貌的少女旁若無人啃着一個羊頭，真讓人歎為觀止啊！在牧區，牧民們的家畜都以牛羊的數目來衡量呢。前陣子，在青海湖畔采風，深入到牧民的家中，那戶人家有羊四十頭，每頭以六百元計，這戶人家流動的財富就有二萬多元，加上別的財產，也可算是小康水平了吧。導遊告訴我說，有的哈薩克牧民擁有的羊群達數千頭，往草地上上一放，白茫茫的一大片，前推後擁着，白浪滾滾的，蔚為壯觀。這樣的人家堪稱富豪了。不過，也有個嚴峻的問題：羊群壯大，草場顯得捉襟見肘。青海湖畔一千平方公里的高原牧場，牧草明顯的稀疏，新疆伊犁賽里木湖畔的草場亦然，據說，從前四至五平方米草地足可存活一頭羊了，而今要二十餘平方米草地才可存活一頭羊。更有甚者，內蒙鄂爾多斯有的地方，為了養羊取絨，過量的山羊把草根都啃個乾淨，草原退化為沙漠已經為期不遠了。當我們穿着細軟的羊絨衣時，將作何感想？

然而，並非所有的草原都在退化，君不見新疆那拉提河谷大草原的牧草依然一片豐美。牛羊吃不了，還成捆成堆的收割，儲為牲口越冬的飼料。是專門從河南等地請來的成群結隊的「草客」，兩尺許長刀刃的鐮刀「喀嚓喀」地飛舞，清芬的草香氤氳一片，山坡上到處是一團團的草垛，山道上到處是馬拉的龐大草車，家家戶戶院落裡的草堆愈堆愈高。為了越冬的牛羊，牧民們正投入地「收割着陽光」呢，一是草原充足的陽光營養了牧草，再往深裡去，牧民們放牧牛羊本身就是在收穫陽光哩。漫山遍野的草若無牛羊的搜啃，只能是「一歲一枯榮」地浪費。

大山上，羊居於搜索牧草的制高點，牛馬難望其項背。再陡峭的山坡，只要有星點的牧草，就有牠們的身影，委實威武勇毅。行車天山懸崖山道，途中不經意間就能看到一隻墜崖的死羊，死而不瞑其目，依然抬望着藍天白雲下高高的懸崖。

來鴻

■文：劉克定

古詩詞——騰躍千年的聖火

人的感情總是年輕的。一些古詩作所蘊藏的不同情感，至今還在字裡行間跳蕩。對家鄉、對朋友、對親人……如韋莊的「末老莫還鄉，還鄉須斷腸」（故鄉情）；厲鶚的「相見亦無事，不來忽憶君」（朋友情）；李商隱的「相見時難別亦難」（離別情）；張季鷹（張翰）見秋風起，因思吳中蓴菜羹、鱸魚膾，曰：「人生貴得適意爾，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！」遂命駕便歸（純離情）；蘇軾的「日啖荔枝三百顆，不辭長作嶺南人」（荔枝情），以及「十年生死兩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難忘，千里孤墳，無處話淒涼。縱使相逢應不識，塵滿面，鬢如霜。夜來幽夢忽還鄉，小軒窗，正梳妝。相顧無言，惟有淚千行。料得年年腸斷處，明月夜，短松崗。」（夫妻情）等等。這情感，千年後的今天，仍像一團團火苗，赤誠騰躍，未曾熄滅。

蘇軾這首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》尤為感人至深，詩中懷念亡妻，夜裡做夢遇見妻子正在鏡子前梳妝，「相顧無言，唯有淚千行」，而年年斷腸，埋葬妻子的短松崗，竟成詩人的傷心地，讀之令人動容！

蘇東坡因「烏台詩案」遭貶，在烏鴉噪喋聲中，離開京城，被下放到杭州、海南，也有史料說他在廣東惠州任知州。他對新法的態度比較保守，平時又喜歡寫點詩詞，被御史李定、舒宣、何正臣等人「雞蛋裡挑骨頭」，上綱上線，說他寫詩詭譎新法。寫這首《惠州一絕》，可能就在這個下放期間。「日啖荔枝三百顆，不辭長作嶺南人」，但「日啖荔枝三百顆」，可能是誇張的寫法，蘊含他對權貴的蔑視，對嶺南的深情（「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繫之舟。問汝平生功業，黃州惠州儋州」），因為荔枝易上火，他一個人一天吃三百顆荔枝，想來不大可能，也許是一家人吃這麼多吧。民間對此有另一版本，說蘇東坡和幾位廣東荔農交談，荔農隨口說了一句俗語：「一顆荔枝三把火」，廣東語言說出來就成了「丫(ya)個荔枝(ji)三把佛(fo)」，蘇東坡是四川人，以為是說「日啖荔枝三百顆」，於是寫入詩裡，成為詩人對荔枝的讚美之辭。傳說而已，姑妄言之，姑妄聽之。

楊貴妃愛吃荔枝，巴峽所產的荔枝，每年要進貢到華清宮，供貴妃嘗鮮。即使是巴峽所產，運到長安也非易事。因為一日色變，二日香變，三日味變，四日外，色香味盡去也，不能冷藏保鮮，送到長安，無異找死。當時的辦法是將剛摘下來荔枝密封打包（棉絮包罷），派人快馬加鞭，千里迢迢，翻山越嶺，日夜兼程，據說要跑死好些馬匹，累死好些驛使，才能如期送到華清宮。「長安回望繡成堆，山頂千門次第開。一騎紅塵妃子笑，無人知是荔枝來。」（杜牧）。不僅如此，楊貴妃還喜歡荔枝酒，為討貴妃歡心，高力士派專人快馬，送來他家鄉的荔枝酒，

供貴妃飲啖，一齣《貴妃醉酒》，演唱了很多年，幾人知是荔枝酒？高力士還將荔枝酒倒入華清池，供貴妃洗荔酒浴。

在蘇詩中，對這種腐敗所表達的正色和側目，也在燃燒至今。宋的吏制腐敗，跟華清宮比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請看蘇東坡的《荔枝歌》：「十里一置飛塵灰，五里一堠兵火催。頗坑仆谷相枕藉，知是荔枝龍眼來。」為運送荔枝龍眼，多少人死於溝壑。「我願天公憐赤子，莫生尤物為瘡痍。」詩人含淚向蒼天呼籲，多多憐惜老百姓，不要生出這麼好的時鮮，反而成為腐敗的瘡痍！只有五穀豐登，人民無凍餒之虞，就是很祥瑞的了。

一讀一歎，暢抒胸懷，從情感洋溢的詩句裡，我看到詩人愛憎分明、直率、光明磊落的品格，及至李白的天門放歌，杜甫的朱門浩歎，李商隱的縫纜情懷……組成了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人文情愫，像一團團火把，永不熄滅，照亮我們的前路。

更有「少無適俗韻，性本愛丘山」的陶淵明，辭官歸隱，桑麻為業，他的田園詩，豈獨田園而已，雖然誤落塵網十三年，仍然有一懷報國之心，正如魯迅所說：「這《猛志固常在》和《悠然見南山》的是一個人，倘有取捨，即非全人，再加抑揚，更離真實。」（《〈題末定〉草》）。只是，陶淵明不是一般凡夫陶器，他有自己的抱負，正如孔子所言「君子不器」，古代認為「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」，當官即是為器，如痰盂馬桶之類，專物專用，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和抱負。用現在的話來解釋，與「齒輪和螺絲釘」無異。陶淵明不願為「五斗米」折腰，「曾不吝情去留。環堵蕭然，不蔽風日；短褐穿結，簞簞屨空，晏如也。常著文章自娛，頗示已志。忘懷得失，以此自終。」（陶淵明《五柳先生傳》）。他留給我們的詩句，至今讀來，仍如面其人，如聞其聲。

讀古詩詞，往往思接千載，獲得啟發，而人的頭腦，不應該只是一個收納他人思想的口袋，應該是一個可以點燃的火炬，千千萬萬的火炬，延續千年萬年，該是多麼壯麗的人文史！



■蘇軾畫像。

網上圖片